



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
—— 我心向党 ——

散文

深夜厨房

王晓静

夜深了,沙尘暴裹挟着细沙吹得板房“嘎嘎”响。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睡下了。1300多人的沙漠驻地突然没有了晚饭时的喧嚣和热闹,显得更加荒凉和孤寂。

这是胜利物探SGC2104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家。从2021年7月到今天,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整整4个月。

厨房的灯还亮着,厨师在准备明天的早饭。除去部分分包商员工,要供应600多人吃饭,吃完早饭顺道把午饭带上,如果不提前做准备,厨房完不成任务。

揉好的面团被擀成薄皮,刷油、撒葱花,卷起来擀成薄饼。电饼铛“滋滋”地响着,冒出一缕缕油葱的香味。

班长魏华建在翻看墙上的记录本。“老张,明早先要保证下夜班的震源班和仪器班能上油饼,带出去的午饭搭配着来,油条、馒头、饼,让员工们换着花样吃。另外,测量有个员工肠胃不舒服,这几天每顿给他熬点小米粥。”老张应着,继续忙手里的活儿。魏华建又围着食堂依次检查用电和消防,确定没问题,又来到案板前。

“班长,你都忙一天了,赶快歇着去吧,我来。”正烙饼的老张一回身看见魏华建手里的擀面杖就上来夺。魏华建笑着说,“这点活儿算啥呀。项目刚开工的时候,疫情防控招不来帮厨的人,包包子、蒸馒头、烙饼、炒菜,啥活儿我没干过。”

项目开工的时候正值7月,疫情防控形势严峻,食堂招不来人,魏华建带领着7个人,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,夜里十二点钟睡觉,供应300多人吃饭。光是洗菜、切菜一个人能连续干3个小时,切到最后,手腕酸得握不住刀把,实在撑不住,就左手扶着右手切。小灶上的厨师就不了位,魏华建就负责小炒。点火、烧油、下锅、翻炒、给料、起锅,一气呵成。大家说“魏班长的手艺不输专业厨师”。每到这时候,魏华建笑得比谁都开心。晚上回到宿舍,胳膊累得又酸又麻使不上劲,衣服脱到一半就脱不下了,舍友们相互帮着拽袖子。

项目步入正轨后,食堂员工逐渐多起来,魏华建才从灶台前抽身,一心搞食堂管理。为了招来好厨师留住好厨师,魏华建没少费嘴跑腿。烙饼的张师傅就是去年项目施工时招来的。刚一来队上,张师傅就打了退堂鼓:“连棵草都长不下的地方咋待人嘛。”魏华建劝他:“咱们物探队都是这环境,我们都待得住,你咋待不住呢。再说了,咱们队的食堂设施齐全设备先进,你要觉得缺啥少啥就跟我我说,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能满足。”张师傅答应留下来试试。这一试不要紧,连着干了两个工区,彻底留在了队上。老张说:“队上待我们好,活儿多的时候大家抢着干,我这心里舒坦,比啥都好嘛。”

沙漠不比都市和城镇,这里交通不便,物流不通畅,难买到好食材。这样的条件下,还要确保饭菜花样经常翻新,着实让魏华建头疼。俗话说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没有食材啥也干不了。他和生活管理员孟庆忠经常私下交流,根据市面上能买到的食材种类制定每周的菜谱,所用食材由孟庆忠每隔两天到400公里外的轮台县购买。魏华建算过,食堂每天要用掉至少6袋面粉、两袋大米,仅每天晚饭消耗的蔬菜净重多达400公斤,鱼、肉、蛋,还有各种调料也是一个大数字。一个负责进货,一个负责出货,俩人珠联璧合,食堂的饭菜得到了大家的赞赏,都说:“饭菜好吃,价格不贵,花样还多!”

电饼铛还在“滋滋”响着,魏华建努力睁了睁眼睛,放下手里的擀面杖,像是对自己也像是对老张说:“大家干了一天活儿,风吹日晒很辛苦,晚上回来就想吃顿可口的饭菜,我们做后勤的,就得做好服务。”老张用力点点头,用擀面杖挑起最后一张薄饼摊在电饼铛里。

驻地的灯光清冷地映照着一排排火柴盒样的板房。魏华建锁好厨房的大门,裹紧外套,一路小跑着赶回宿舍。旋开门把手,一团暖光迎面扑来。

诗歌

与荒原相伴的日子

朱蜀英

与荒原相伴的日子,很短
如沧海一粟
与荒原相伴的日子又很长
长得像及腰的麻花辫
编织着我十年的青春年华

它们像荒原上的风刮过
将年少时的忧伤
人生之初的懵懂
一扫而过
只有飘飞的芦花
遍地的红柳
依稀着曾经的繁茂
只是青春,不再重来

彭 宁

哪里有石油,哪里就有石油人蹒跚过泥泞的脚印;哪里有石油,哪里就有石油人风雨兼程的身影。他们怀抱梦想,行走在戈壁荒滩、穿行在高山峻岭之间,恣意挥洒着青春与智慧,扛起锐意进取的明天。

在这片盐碱滩上,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白手起家,用几年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付出,守护着这块情感的寄托地,奉献了青春,留下了热爱

“快看,那就是我们的小站……”坐在飞驰的车内,我的思维还沉浸在小梅对丈夫絮絮叨叨的抱怨中,却见她突然推开车窗,两眼放光地指着外面轻喊一声。顺着手指的方向,目力所及是一片远离公路、四周没有植被的盐碱滩,一座孤零零的小站坐落其中,为那大片荒芜的土地增添了稍许生机。“真偏远啊。”我忍不住感叹。

“离站部是有点远,但现在有班车了,再不像以前那样靠双腿走了。”小梅回忆起以前,“那时候这里是真荒凉,路上难得看到一辆车,尤其是到了冬天,那风跟刀子一样,我好几次都冻哭了。不过站里十几个人,工作、生活都在一块,配合特别

默契,有啥事都互相帮着,我喜欢待在那里。”

小梅的丈夫小单是一名高级技师,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技师工作室,做一些技术攻关、技师培训等工作。回到家里,要么忙着编教程、做PPT课件,要么正说着话呢,就累得窝在沙发上睡着了。“家里一毛钱的活儿都不干。”小梅这样埋怨他。

此刻,军人出身的小单正开着自家的车,载着我们几个人去现场,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。“这辆车我平时都没啥机会坐,从买回来跑到完磨合期,他就一直接送我们厂里的兄弟姐妹,跑火车站接、送人,临时送维保人员,当公用车了……”小梅的语气里充满了抱怨。

我还正寻思着说几句安慰的话,就被她牵引着,思维跳跃到了那个不起眼的车站。而她早已忘记了对丈夫的埋怨,讲起了在小站工作和生活的一点点滴滴。在小站驻守十五载,刚开始没有班车,曾经因为下夜班遇到暴风雪,偏远的路上没有行人和车,两名女工顶风冒雪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宿舍;曾经因为倾盆大雨,在巡井时骑车摔得狼狈不堪,浑身湿漉漉爬起来继续推着车走……

“你看,你也有你老惦记的地方。”小单接过妻子的话茬儿,“其实

跟我一样。”

末了,他感慨:“我们清河人,肯定会惦记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基地,这也是故乡啊。”

是啊,在位于山东的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这片盐碱滩上,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白手起家,用几年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付出,守护着这块情感的寄托地,奉献了青春,留下了热爱……那一刻,在夫妻俩的相互调侃中,我突然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。“我们清河人”——这种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深厚情感,这种理所当然的奉献精神,我能用手下的笔,真实、诚挚、准确地反映出来吗?

背后是巍峨的大山,连绵起伏纵深向远方,青山绿水中,他们红色的身姿带着一种雕塑的美感,仿佛开在天地间最美的花朵,相互扶持着,无惧任何风雨

那天下午三点多,我们进入山区,前往大山深处的采气一厂。山中空气清新,鸟声清脆,微风拂面而来,带着沁人的清凉。车盘旋而上,沿途都是苍苍莽莽的树林,各种不知名的小花从峭壁的夹缝间探出头来,在风中摇曳生姿。

只是我已顾不上欣赏,没完没了

的盘山路好似没有尽头,加上路面凹凸不平,车行其间颠簸不已,大大小小的碎石铺在路上,时不时被车轮崩起,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声响,触目所及皆是悬崖,让在平原住惯了我的胆战心惊。只需要两小时的路,我们行走了四个多小时。到达时,已是晚上七点多。“大家在山里上班,交通很不方便吧?”我随口问道。有人笑着回答:“在山里上班,都是靠两条腿。尤其是守在井场的人,常常下山去赶场,一走就是两个多小时,大家都习惯了。你没看见我们山里人都很瘦吗?”

周围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,这话让我深思,我捕捉到几个字——我们山里人。难道在山里工作久了,已经有了强烈的地域认同感,他们都将自己定位为山里人了吗?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充分感受到了这群自称为“山里人”的重庆万州采气一厂员工身上的坚韧与质朴。

在井场,处处可见管理的细致和员工的责任心,整洁的场地、干净的管线、纤尘不染的值班室,一切都让人忍不住点头称赞。走进一个采气平台,一对正在值班的姐妹迎接了我们,两个人举手投足间有种难得的默契。她们谈在山里的生活,谈在万州的家人,语气中充满了感情。我问她们:“住在这里想家吗?”“怎么可能不

想家呢?但回家了又惦记着这里,再说,哪有山里人怕孤独的?”她们回头望向身后的大山,回答。那里云雾缭绕、溪水潺潺。

啊,又是自称“山里人”,我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感动。这种感动,在见到另一对值守的夫妻时,变得非常强烈。那年夏天,暴雨袭击井场,正当班的夫妻俩由于通信线路损坏,无法和队上取得联系,没有接到队上停止送气的命令,就拒绝了黄水镇政府派去接他们撤离的车辆,依然守在井场。“那时候,我们都互相留了遗言。”丈夫黄忠东憨厚地笑着,“后来我们才知道,井场通向外面的两座桥全部被山洪冲垮了,周围的老百姓都撤走了,只剩下我们俩在这坚守。当时水已经漫进值班室,我们只能不断地往楼上搬东西……”在平凡而纯净的心灵面前,任何辞藻的堆砌都是多余的。采气人那种和大山融在一起的情感,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,因此显得特别动人。

后来,我总是回想起这些采气人的身影。那是一幅怎样的画面!背后是巍峨的大山,连绵起伏纵深向远方,青山绿水中,他们红色的身姿带着一种雕塑的美感,仿佛开在天地间最美的花朵,相互扶持着,无惧任何风雨。(中国石化散文创作大赛获奖作品)

草凉秋韵

赵胜强 摄

散文

人生的姿态

吴翠莲

“真的签约了?”
“无奈同意。妈,我不能想这事,我还是找地方哭一场吧。”

“孩子,别难过,事情总得有人去做。”

看完方琪大姐在短视频《这世界芬芳,有人带我继续看》中和女儿的对话,我也哭了。

今年4月15日,方大姐和淄博市红十字会签订了遗体(角膜)捐献协议。从5年前有这个念头,到在协议上签字,大姐始终是平静的,女儿的内心却很挣扎。

方大姐这大半辈子,充满坎坷,小时候因父母参加石化建设,她被寄养在农村老家,39岁得了乳腺癌,半生时间,有一半和病痛抗争。

7年前我采访过她,并写出了一篇题为《绝技》的人物写真稿件。那年,她在北京动物园蹲了8个小时拍到了一张鹈鹕捉鱼的照片,取名《绝技》,参加了十建公司老年大学的摄影展。我那篇稿件标题的灵感就来自于此。

只是,她意在展示鹈鹕捉鱼的绝技,我意在彰显她经历那么多痛苦,还能乐观生活、一心为他人着想的绝技。

5年前,大姐看了一则有关眼角膜移植的直播新闻,载着眼角膜的飞机刚着陆,医护人员就开始了与时间赛跑的接力。眼角膜从捐献者离世时取下来,到给需要的人移植上,只有6个小时。新闻中的眼角膜来自香港,落地东北某省。当时方大姐想,要是就近的地方有人捐献,医护人员就不用这么拼命地奔跑了。

深受触动的大姐,第一次给女儿说了自己的心愿。和她相依为命与生活抗争多年的女儿难以接受,后来又提过两次,也是不了之。去年,受疫情影响医护人员的感召,大姐又和女儿谈到这事。最终,女儿同意了,并成为她将来遗体捐献的执行人。

今年64岁的她,退休前是十建公司的一名电焊工,退休后成为一名摄影爱好者。这些年,她带着对生活的热爱,尽力捕捉生活中的美好、感受人世间的真情。当年采访大姐时,她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我不愿意让别人为我难受,希望能带给别人快乐。”这是她与病魔和命运抗争的姿态。

如今,当一切归于平静,她可以享受岁月静好的时候,却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。她在自己制作的短视频中发出了这样的誓言:“我志愿将遗体、角膜,无偿捐给人民的医学事业!”



王鹏

当我在川渝大地的崇山峻岭间跋涉,在浩瀚苍凉的西域大漠戈壁上穿行,在辽阔无边的东北平原中奔波,遇到那些身穿标有“中原录井”字样的红色工装的人时,内心就抑制不住欣喜和激动。转眼间,我从事录井工作已经30年了。和这些兄弟朝夕相处,有时又奔赴各地,但无论身在何处,从他们那里看到和听到的感人故事,都令我为那些度过的岁月无怨无悔。

青春绽放最灿烂的光芒

7月的重庆,气温高达40摄氏度,天气炎热而多变。位于南川区水江镇的平桥1井,最初设计钻井取芯54米,为加强气藏储量研究,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接连下发了两次补充取芯设计,分别在茅口组茅一段、龙马溪组龙二段一洞草沟组见显示卡层取芯。

作为录井队长,26岁的王杰带领9名队员,开启了紧张忙碌的连续取芯模式。

第一阶段茅口组取芯,自1001米至1051.31米连续取6筒,前后历时61.5小时,平均10个小时取1筒。不了解录井工作性质的人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概念。从出芯开始,然后是摆放、清洗、丈量、整理、标注、拍照、描述、汇报、装箱、制作粘贴标签……一整套工序一环扣一环,无法停下来。刚刚完成一筒,另外一筒又起钻准备出芯了。

节奏快,任务重,吃饭、休息都属于奢侈,毫不夸张地说,这个时候甚至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。天公也不作美,时而电闪雷鸣,时而雨骤风急,时而骄阳似火。第一阶段连续取芯整整

散文

那些熟悉的身影

工了三天。三天后,本来白皮肤的王杰,脸被晒得黝黑,身上的工衣被汗水和雨水反复湿透又被太阳反复晒干,跟废纸板一样又脏又硬。初次战役过后,年轻的王杰已经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

据统计,平桥1井全井取芯16筒,合计取芯进尺210.48米,芯长210.00米,收获率达99.8%,王杰他们交上了一份完美答卷。

“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过吗?”后来,和王杰谈起他成为录井人后的种种艰难经历时,我问他。本来,王杰大学毕业时,父母已给他在家乡联系好一个稳定的事业单位,但是王杰没去,坚持留在油气勘探开发一线。

“说实话,开始时也曾犹豫动摇。但现在想来,当初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在这里,我感觉每天的生活和工作很充实,充满挑战和激情。每当顺利完成一项新任务时,我就收获一份新的满足和快乐。我想,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。”说这些话时,王杰目光坚定。

在世界屋脊留下坚实脚印

西藏北部,有一片面积60多万平方公里的荒原,被称为羌塘无人区。在那里,有成群结队奔跑的藏羚羊、野牦牛,有潜伏的沼泽,更有直插云霄的

雪山。这里是世界屋脊的屋脊,是地质学家所说的永冻区,更是人类生命的禁区。

两年前,承担羌科1井综合录井任务的中原ZY202录井队全体队员,勇敢地踏上了前往羌塘无人区的漫漫征程。

入藏之前,他们知道羌塘海拔高,知道那里氧气稀薄、呼吸困难,知道当地冬季气温可达零下50摄氏度,更知道如果连续暴风雪有可能影响倒班,甚至生活物资供应不上,会面临许多困难和危险……但接到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后,他们经过短暂的适应性培训,就毅然背起行囊押运着录井设备,在妻子儿女不舍的目光中离开家乡,奔向目的地。

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、工作经验最丰富的,40岁的仪器工程师庞春明成了大家生活和工作的主心骨。为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,保障钻井按时开钻,庞春明冲锋在前,挑最重最累的活儿干。设备吊卸到位,大家顾不得休息,扛起一件件仪器在钻台和泥浆罐上奔走,温度、电导等大大小小数十个传感器在一天内就安装到位。紧接着拉线路,接电源,调试仪器……

在高原干活儿和内地完全不同,因空气含氧量低,工作强度稍微大些,人就会胸口发闷,眼冒金星,头脑昏

沉。操作员刘峰高原反应厉害,吃不下饭,睡不着觉。庞春明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。他和钻井队炊事班沟通,专门做了松软的手工面条,端到小刘的床前,照顾着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下。

没想到,当一开完成、二开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,由于劳累过度,拼命三郎一般坚强的庞春明自己也倒下了。

钻井队队医经过初步检查,诊断为感冒引起发烧。在高原感冒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,容易进一步发展成肺气肿,严重时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命。在项目部多次催促下,庞春明才坐上单位派来的车,被送到几百公里外的地区医院医治。

在医院待了不到4天,感觉身体状况有所好转,牵挂一线生产、心急如焚的庞春明就强烈要求出院返回工区。“简直是开玩笑,你这是不要命了!”项目部领导气得脸色发青,拒绝了他的要求。

又过了两天,终于拗不过他,医生勉强同意开具出院证明。庞春明带上药物,做好各种防范,就急匆匆地赶回工作岗位。

就这样,庞春明他们克服冬季刺骨的严寒,克服缺氧的困难,克服春夏强烈紫外线的伤害,克服雪豹、棕熊等不速之客意外闯入的危险,高标准、严规范地录取各项地质资料,最终顺利完成羌科1井的综合录井任务,为甲方掌握该区域地质地层情况提供了准确、翔实的第一手资料。

任务结束返程的那天,庞春明透过车窗,久久回望自己曾经战斗两年的这片土地,既感慨万千,又充满自豪。因为,他们在这片生命禁区创造了地质录井的神话,创造了最高海拔施工的历史纪录,在自己的人生册页上写下了最为绚丽的一笔。